

本报记者王若辰、张书旗

去年,住在欢乐颂小区 22 楼的“五美”和她们的爱恨纠葛霸屏了整个春天。表面冷淡内心细腻的美女海归高管安迪, 精于人事追求物质生活的樊胜美, 不拘一格追求爱情的白富美曲筱绡, 内心单纯却遭遇爱情坎坷的邱莹莹, 初入职场前狼后虎的乖乖女关雎尔……这部都市女性剧展现的情节和人物, 一如真实的人生, 就像身边的你我: 有光有暗, 有笑有泪。

携带着上一季未完的故事, 这五个人在新一季的《欢乐颂 2》中又将面临怎样的生活抉择? 近日,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走进该剧编剧袁子弹的家中, 和她一起聊聊如人生的戏, 如戏的人生。

“现实中, 安迪不可能和奇点在一起”

袁子弹是一枚和平的“子弹”。她回答问题时脸上总是挂着笑容, 些许湖南口音中和着快语速, 犀利却没有攻击性。

《欢乐颂》是这位年轻女编剧创作的第一部都市剧, 观众也许很难想象,《国歌》《杀熟》《郁达夫》《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等历史革命题材的影视剧也是出自她手。

一直走“央视 1 套”路线的袁子弹, 接手了一部网络小说的改编, 对她本人而言, 这件事发生得有些偶然。

当初, “正午阳光”董事长、著名制片人侯鸿亮把作家阿耐的小说《欢乐颂》递给袁子弹, 让她读谈。袁子弹从下午四点一口气读到第二天天亮, 把头从书里抬起来, 叫道: “这说的就是我的生活啊!”

仿佛受到和自己高度契合的人物召唤, 她很快去见了侯鸿亮, 双方一拍即合, 半个小时就敲定了合作事宜。

在袁子弹看来, 无论都市剧还是历史剧, 创作规律都是一样的, 重点是“循着现实主义的路子, 把人物逻辑理顺, 通过细节塑造人物, 让人物尽量踏实可信”。

自言“曾做过邱莹莹那样的‘傻白甜’”, 也曾经就是加班累倒在马桶上睡着的“关键”的袁子弹, 将大量笔墨用在了扩充细节上。甚至剧组的服装、化妆、道具, 都以符合和烘托人物形象为主, 而不是一味让女演员更美、男演员更帅”。

情节设置更是如此。有一场戏, 一边是安迪向奇点求婚, 才子佳人花式撒糖; 一边是樊胜美借不到钱, 叫天不灵叫地不应。有人欢喜有人愁, 有巅峰有低谷, 这就是生活, 这就是人生中的不同时刻。

也正因为《欢乐颂》把表面上很光鲜的人生活不易的一面也摊开给人看, 有些观众称该剧“专治玛丽苏”。

对此, 袁子弹笑称, “玛丽苏剧”会让人看得很开心, 但还是要尊重人物、尊重现实。比如, 关雎尔的性格本就寡淡, 全副呈现在她身上的戏剧矛盾就会弱化, 哪怕这会让她戏份减少。戏剧化要依托于人物性格本身, 而不是“没事也要找事”。

同样地, 情节可以有奇特的、戏剧化的地方, 但人物心理一定要能为大众所理解, 引起大众共鸣。比如安迪, 她不同寻常的身世和成长经历很难为大部分人感同身受, 袁子弹便在该剧中弱化了原著里面安迪的身世困扰, 而是强调她内心深处的孤独感。由此, 安迪也和很多人有了共鸣。有观众说, 我和安迪很像, 我也很难和别人建立一种亲密关系。“这是现代人的心理困境。”袁子弹说。

正是对人物的冷静思考, 让袁子弹不得不忍痛放弃很多观众津津乐道的“安奇配”——安迪和奇点。

《欢乐颂》原著中, 奇点本名魏渭, 是一位矮小、秃顶、高智商、有情趣、白手起家的大老板, 奇点是其网名, 他最初也是通过网络, 渐渐走进了冰霜美人安迪的心扉。安迪发现自己的母亲、弟弟都有严重的精神病后, 担心自己也会发病、连累奇点, 忍痛让奇点离开自己。爱情余温未消的两人留给观众无限遐想。袁子弹也认为奇点是个很优质的男人, 但她也“忍痛”让奇点离开了安迪。

“奇点太了解安迪了, 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同一

女性间可以有友谊, 不能只有“宫斗”

专访电视剧《欢乐颂》编剧袁子弹



“你可以做全职妈妈, 也可以做职场强人, 重点是你怎么想, 而不是别人想让你怎么样。所有的人生道路, 都只是人生选择的差异化, 没有高低之分”

袁子弹在接受采访时说: “你可以做全职妈妈, 也可以做职场强人, 重点是你怎么想, 而不是别人想让你怎么样。所有的人生道路, 都只是人生选择的差异化, 没有高低之分”

《欢乐颂》编剧袁子弹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摄影: 本报记者张书旗

种人, 对人有戒备, 对后果考虑周详, 心理负担重。安迪一直在等待一种力量来打碎她给自己套上的精神枷锁, 她自己却没有这个力量, 需要外力介入。奇点因为理解她而尊重她, 不去强行砸开那道枷锁。相比之下, 《欢乐颂 2》中火力全开的小包总可以给安迪这种外力。”

安迪的选择甚至让 22 楼的其他姐妹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不解。“这和我们与身边人会有很多不同观点一样。作为创作者, 我尽量不去加主观评价, 不去限制它, 只是呈现。每一种价值观和生活选择, 都应该被无差别地对待。”袁子弹说。之所以如此强调电视剧中现实生活的契合, 除了编剧袁子弹本人一贯的创作风格使然, 还包括制片人、导演等在内的整个创作团队的艺术追求。“我们最大的野心是展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它给现代人的生活带来的转变。”

袁子弹称, 中国的都市化从大约三十年前开始加快发展, 伴随这一进程成长起来的人, 正在充当或者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

《欢乐颂》的人物设置有意对应了中国各个层级, 从乡镇、县城、三线城市、一线城市上海到海外, 基本做到全覆盖。将不同层级的人的生活经历、精神状态提炼出来, 灌注到剧中角色身上, 让角色有据可依, 反过来又能去辐射万千大众的真实状况。

这么一幅广阔的画面, 用袁子弹的话说, 就是“希望能够展现都市中国的一个断面”。

“女性间可以有友谊, 不能只有宫斗”

去年四月首播的《欢乐颂 1》主题是“友谊”。之所以将主题放在友谊上, 一方面是出于剧中五条人物线并行展开的考虑, 另一方面, 也是出于袁子弹作为观众的戏剧感受。

“近年来, 中国影视剧中性别与性别之间, 好像除了是宫斗剧中的‘互撕’, 就是婆媳剧中的怨念。但性别之间也是可以友谊的啊!” 有了这个“初心”, 袁子弹决定在《欢乐颂》中打造一个有爱的女性集体, 要“群舞”而不是“独舞”。

袁子弹认为, 女性之间的友谊和男性之间的友谊不同。男性之间的友谊趋向于直线化, 一起扛过枪, 同过窗就可以一直是哥们儿。而女性之间的友谊是螺旋状的, 会有低潮, 但只要足够坦诚, 友

谊也可以层层升华。女性更敏感, 领地意识更强烈, 团体之中也会有小团体,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 女性之间的友谊甚至比男性之间的更珍贵, 也更应该被展现。认为女性之间只有误会和争斗, 其实是对现代女性形象的误读。”

很多观众拿国外同类型都市女性剧如《欲望都市》《绝望主妇》与《欢乐颂》作比较。袁子弹笑称, 她也是这些经典影视作品的粉丝, 除此她还非常欣赏美剧《傲骨贤妻》。

她曾经深深思考, 这些电视剧为什么这么好看? 她自己给出的答案是, 这些剧塑造出了经久不衰的人物, 观众相信了这些人物的存在, 关心他们的喜怒哀乐, 这些人是一部作品的灵魂, 而不是其中的道具。

所以她没有将《欢乐颂》的创作重点放在博眼球的戏剧矛盾上, 而是通过一场场诸如吃饭、聊天的“小游戏”, 用一个个细节搭建人物。“在《欢乐颂 1》中尤其如此, 要首先让人物立起来, 为情节发展留出空间。”

所以, 当观众将剧中五位女性合称为“22 楼五美”时, 袁子弹感到“很骄傲”: “大家感受到了她们之间的情感纽带, 也对她们这个集体产生了情感, 相信真的有 22 楼, 真的有这么五个人。”五美的友谊激发了很多观众现实中的友谊。有人说, 今天五美在一起吃火锅了, 我也要我和大学室友吃一顿。

在片场, 五美之间的友谊也延伸到了戏外。“饰演邱莹莹的杨紫和饰演关雎尔的乔欣真的成了闺蜜, 小蚯蚓这个外号也是几位演员自己喊出来的。”袁子弹笑着说。

但也有观众冷眼旁观: 现实中, 像安迪这样的精英怎么会和邱莹莹“这个层次”的人交朋友? 面对这种质疑, 袁子弹直言“很郁闷”。一个人在友谊中的地位, 应该由他的社会地位或者经济地位决定吗? 袁子弹对此旗帜鲜明: 交朋友这件事, 越单纯越好。感情——包括亲情、爱情、友情, 和身份地位无关。

当然, 这也只是袁子弹自己的价值观, 并不是标准答案。当她把作品交给观众, 主动权便不在她手中, 每一位观众的每一样价值观, 都会和情节、人物发生化学反应,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一部影视作品能延伸出多元的价值观, 观众更多感受到了哪一块, 全系于个人。”袁子弹说, 这也是影视创作有趣的地方, 有时观众的反应, 还真让人“万万没想到”。



傅建伟

随着 5 月 16 日晚间年代传奇大剧《女儿红》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档剧场的开播, 全国电视观众开始品尝到带有浓浓绍兴风情和黄酒文化的“女儿红”味道。我的记忆也随着这酒香晕染开来。

生于酒乡 难抵魔方

天下黄酒源绍兴。酒因绍兴而名, 绍兴因酒而传名, 这就是绍兴留给世人的魔方。绍兴黄酒得益于清莹的鉴湖水, 亦是绍兴人勤劳和智慧的结晶。

犹记, 儿时在外舅家, 几个表兄弟捉迷藏, 我躲在酒缸边的稻草堆里, 屏气凝神, 任凭表兄们破破喊喊, 我就是不吱一声。待他们的脚步声远去, 听声儿是别处找去了, 我便从稻草堆里钻出来, 舒展了身子, 把鼻子凑近酒缸去, 一遍遍地做着深呼吸, 极力吮吸弥漫在我周遭的酒香, 这味道可真好! 不一会儿, 我便身酥筋软, 晕乎乎, 绵绵如坐在云端里。

终究忍不住诱人的酒香, 偷偷地端来小板凳, 踮脚踩在上面, 极力延展了身子, 终于打上来一碗。我跟自己说, 我不是偷酒喝, 我就是想尝一尝酒做好了没有。谁知嘴唇刚搭上碗沿, 还没顾上啜舌呢, 便如馮板之老牛, “咕咚咕咚”地喝下了一碗, 好像是喉咙里伸出了手生生把把这碗酒拽倒进肚里一般。

谁知不喝则已, 一碗酒下去, 更勾起了肚里的馋虫, 我顺势又舀了一碗喝掉了。看着缸面, 似乎并不大显得出来。于是, 胆子愈发地大起来, 就这样, 酒被我一碗一碗地喝下肚去, 直至再也喝不动了, 方倾尽全力推合上缸盖, 腆着肚子从小板凳

绍兴: 小城深处闻酒香

上蹭下来。这会儿, 人已没有半分力气, 连抬手都觉吃力, 渐渐的, 眼皮也撑不起来了, 不一会儿, 便昏然入睡。直到晚饭后, 舅舅来煺到酒缸取酒, 才发现新大陆似地发现了烂醉在稻草堆里的我。

舅舅等一应众人围观, 看我面若红芍药, 醉卧酣酒云般, 个个忍俊不禁, 笑作一团。他们过足眼瘾, 方把我推醒。这是我孩童时期第一场大醉, 竟然醉得人事不省。自此以后, 舅舅们不再叫我名字, 皆呼我“小湘云”。直到我小学毕业, 念了初中, 这个雅号还在舅舅舅妈唇齿间传唤生香呢。

往事一幕幕, 欢笑一串串。那些童年趣事尚在眼前, 无数经典场面还待细品之时, 时光已遥遥远去了。远去的是时光, 不变的是记忆, 特别是那些飘流游荡于小巷里弄间的酒俗酒风, 更是深深地扎根于我的灵魂深处, 汨汨流淌于我的奇经八脉之中。

酒寄情于我, 我钟情于酒, 我虽不善饮, 然钟爱之心却早早植下。

小小儿郎 误入酒缸

或许是冥冥中自有天定, 正当我为酒痴狂之时, 机缘巧合, 十九年前的一纸工作调令, 竟然将与黄酒交织在一起, 一不小心, 我飘然跌进了酒缸, 自此与“古越龙山”血脉相连, 我的职业生涯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绍兴素有“三缸”之说, 一曰染缸, 二曰酱缸, 三曰酒缸。染缸指的就是纺织印染业, 酱缸和酒缸, 均为酿造业, 只不过是绍兴酒的名气远胜于酱、染二缸罢了。以至于直到今天, 在某些地方, “绍兴”二字依然是黄酒的代名词, 由此足见绍兴酒对世人影响之深、之广。

使唤, 身子施了魔法似的定在原地, 一动也不能动。闻声赶至的大姨父见状, 心疼得五官错位, 跳着脚连呼: “可惜呀, 可惜! 要是再存放上一段时间, 那才好喝呢!” 转眼看到怔在原地的我小脸煞白, 显然是吓坏了。他赶紧抱开我, 阔大的手掌托着我的脸颊紧张地问: “建伟, 伤着哪里了没有啊?” 此情此景, 恍如昨天, 美酒之香, 亲情温情, 至今难忘。

绍兴酒从酿造工艺上来说, 究竟要陈储多久方饮用最佳? 这款心曲, 直到我读了袁枚《随园杂议》一书方解开, 才得以释然: “……绍兴酒不过五年者, 不可饮”。原来大姨父当年并没有骗我, 是我太浅陋了。数年之后, 草长高了, 酒成熟了, 我尝到了大姨夫的佳酿, 小小心愿也实现了。同时心头也明了, 什么叫集日月之精华, 秉天地之灵气? 此便是也!

多情绍兴 物我两忘

说也奇怪, 幼时顽皮的我, 长大后却性格大变, 再不喜人堆里钻进钻出, 渐渐安静, 寡言少动。由于工作繁忙, 也很少有时间游荡运动, 坚持最久的就是晚饭后散步一小时左右。绍兴的八字桥是我经常散步光顾的地方。

暮春时节的一个傍晚, 我又漫不经心地走到了八字桥畔。在桥头, 一位五十多岁的壮年男子斜倚在竹躺椅上休闲。身边摆着一小方桌, 一方瓶五年古越龙山、一碟五香豆腐干、一包花生米赫然桌上, 一只兰花青瓷的精致小酒杯里满盈着琥珀色的液体, 暗自生香。两台老式录放机正在“哔哔呀呀”地唱着地方戏, 很是热闹。一台

“很多人的成长只是进步, 樊胜美这样质的飞跃才是真正的成长”

比起《欢乐颂 1》昂首挺胸的宣言——“生活纵然荆棘遍地, 但不能阻挡你一路高歌”, 《欢乐颂 2》的口号多了些沉郁顿挫, 就像一个充满锐气的少年接触了更多人生真相——“生活艰难, 不要去挑战生活。”

袁子弹“剧透”称, 《欢乐颂 2》中每个人物的生活都将波澜万丈, 五对情侣的感情线也峰回路转。熬得过关, 就能见到彩虹; 承得了重压, 就戴得起皇冠——这一季的主题, 就是成长。

就像另一曲著名的《欢乐颂》——由顾炳中的席勒作词、由失聪的贝多芬作曲的感人篇章一样, 成长, 就是从磨难中绽放出花朵。电视剧《欢乐颂 2》中也有高高低低的音符, 有高有低方成旋律。它警醒人们不要挑战生活, 鼓舞人们面对生活的挑战不要退缩。在这种个人史诗般的背景音下, 《欢乐颂 2》中人物在相互的成长中各自发挥作用, 他们之间的爱——情侣之爱、朋友之爱, 也将步入进阶期。

《欢乐颂 2》中, 各个人物都会在生活的调教下, 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速度成长。袁子弹认为, 樊胜美当之无愧是全剧中成长最大的人物。“邱莹莹从普通店员做到了网店店主, 咖啡生意越做越好了, 但这些都与其说是成长, 不如说是进步。而樊胜美的成长是质的飞跃, 是突破性的。”

在《欢乐颂》中, 樊胜美身上大概凝结着观众“最不忍的恨”。她生于重男轻女的家庭, 辛苦赚钱, 却把劳动果实都供给了嗜老又嗜赌的哥哥。她虽收入不低, 却被家庭“无底洞”吸吮得连表面的“体面”都难以维持。

“在《欢乐颂 1》中, 樊胜美身上的捆绑比较多, 她一直按着别人的心意生活。”袁子弹对这样的樊胜美颇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感。樊胜美不情不愿地供养她的哥哥, 为让别人看得起自己而去买高仿名牌包, 并产生了虚幻的自我满足。“受制于传统观念, 受制于功利心, 这都是人格不独立的表现。某种程度上说, 她在生活的重压之下是变形的了。”袁子弹评价。

但樊胜美的主要问题就是虚荣, 虚荣又是什么死罪吗? 对这种观点, 袁子弹反问: “重点是, 她快乐了吗? 她一点也不快乐。”

变化将在《欢乐颂 2》中出现。在这一季中, 观众能看到她的心理变化, 她对过去的自我产生了质疑。她开始问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勇敢地挣脱了身上的诸多捆绑, 并决定为自己选定的人生目标去努力。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 使袁子弹宣称她的成长“有里程碑意义。”

“在我看来, 樊胜美的成长是中国女性最缺乏的, 也是最有参考意义的。她成长出了独立的思维和独立的意识。”喜欢读哲理的袁子弹, 对很多社会问题有自己的思索。她认为, “女权”——也可推而广之到“人权”——究其根本就是在不侵犯法律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 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心意自由地生活, 基于自己的判断做出自己的选择。所以樊胜美走出了“成长的关键一步”。

袁子弹直言, 《欢乐颂 1》播出后, 有很多观众问她, 你为什么偏爱曲筱绡, 让她那么幸福? 起初, 她对这个问题的本身就不理解——曲筱绡怎么就“那么幸福”? 幸福的不定义就是有钱、长得美, 男朋友有社会地位、又高又帅?

“人生的快乐有多种方向, 幸福也不只有一条路。如果大家价值观都集中在某一个点上, 这说明我们的社会出了一定的问题。”袁子弹收起笑意, 认真地说。

“我们特别希望传达的是, 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独立的追求。”如果每个人都问自己的心, 按自己的心意生活, 那么这个社会的价值观一定是多元的, 需求也一定是多样化的。“你可以做全职妈妈, 也可以做职场强人, 重点是你怎么想, 而不是别人想让你怎么样。所有的人生道路, 都只是人生选择的差异化, 没有高低之分。”

是越剧, 一台则是绍剧。那男子自得很, 一会儿侧身“咪”口老酒, 一会儿吃几粒花生米, 一会儿再就着老酒嚼一通豆腐干。伴着音乐, 脑袋不停地摇阿晃的, 眯着眼睛半开半合, 全然一副旁若无人、悠然自得的样子。

两台录放机竟然同时放着不同剧种的不同曲目, 这是为何? 我心生好奇, 缓步向前, 立足其前, 曲右手食、中二指, 轻轻地叩了叩桌面。男子睁眼, 喘息, 热情招呼: “您这是散步啊? 来来来, 您坐下来, 咱喝一盅!” 他让出一竹椅, 热情地非要拉我坐下抵一口不行。劳顿一天了, 嗓子发干, 听段小曲, 神仙也弗要做了!” 被其热诚所感, 我便坐下来。春风荡漾的八字桥上, 两个男人便盘腿搭手地就这么喝上了, 一时间, 酒香四溢。

“小曲挺好的, 可为何要用两台录放机同时放两种不同的曲子呢?” 酒喝开了, 话也多起来。我不解地问道。

“嘿, 小老弟, 这就有所不知了——越剧缠绵婉约, 优美动人, 有江南灵秀俊俏之气; 绍剧高亢激越, 豪放洒脱, 有北人雄壮浑厚之气。以前越剧叫女人的笃班, 是女人唱的戏; 绍剧叫绍兴大班, 是男人唱的戏。这两个剧种, 一高一低, 一亢一幽, 绝妙组合, 二曲同放, 实在是好听啊!” 酒兴所至, 此位兄妙语如珠: “这就跟咱们喝的绍兴酒一样, 讲究协调, 入口曼妙。李白的斗酒诗百篇’, 陆游的‘百岁光阴半归酒’、王羲之的‘挥毫成就天下第一行书’等等, 没准儿, 都是咱绍兴酒成就的吧!”

八字桥畔, 两个汉子就这样乐陶陶地沉迷于酒的芬芳与曲的曼妙之中, 浑然忘我。

是啊, 酒的文化, 确切意义上来说, 绍兴酒的文化, 不正是源于江南百姓平凡真实的生活, 蕴藏于曲折幽深的陋巷小里, 印记于古越大地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之间的么?

烟雨江南, 小桥流水, 古街小巷, 酒香弥漫里, 小醉微醺中, 驻足稍事小憩, 定会让您心旷神怡, 物我两忘, 直入“把酒临风, 其喜洋洋者矣”之神仙境地也; 这便是酒乡绍兴。